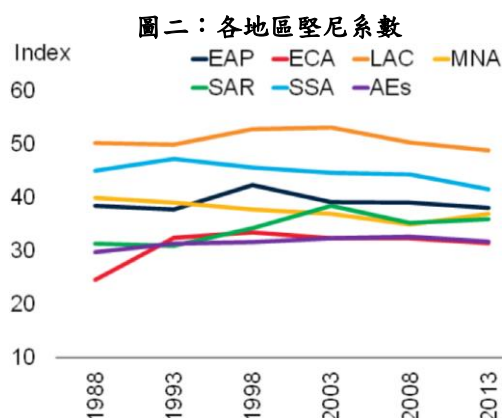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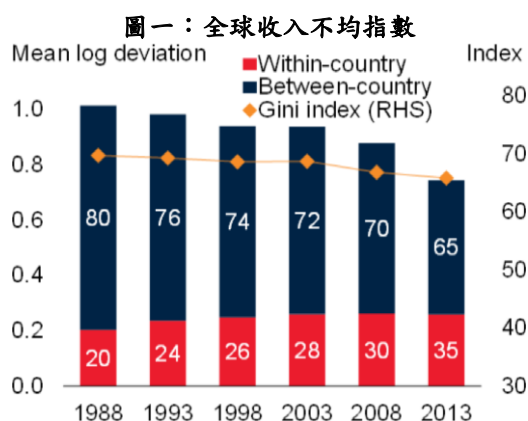


## 《信報》專欄〈一名經人〉

### 未來屬於南半球 國內不均卻堪憂

近兩年來，連幾乎最差的經濟體亦確認復蘇，關注點已不在早年的救市、救經濟。全面擴張之下，新的關注點有兩個：一是逆轉何時再來，這早前已探討過；至於第二，是好景下總有快慢之分，如果說衰退是財富洗牌，那麼好景便通常會令懸殊再度惡化。世銀最新發佈的全球展望正正對此有重點探討（見參考），今次便借其數據發揮一下。

究竟貧富懸殊是在改善還是惡化當中？答案視乎怎問。財富的貧富懸殊沒有統計，但從「錢搵錢」愈來愈易的大勢所推，照理是在惡化。不過按更正路的傳統懸殊定義，則應以收入計貧富懸殊。儘此，懸殊是在改善還是在惡化還視乎是國內比還是跨國比。近卅年來，國與國之間的收入懸殊持續改善，近年尤其明顯，符合新興市場崛起之觀察【圖一，藍棒】。然而若按各國內不同階層的收入懸殊程度看，則近卅年來卻持續惡化（紅棒）。顯然，傳統的懸殊指標堅尼系數（黃線）傾向反映跨國懸殊而非國內懸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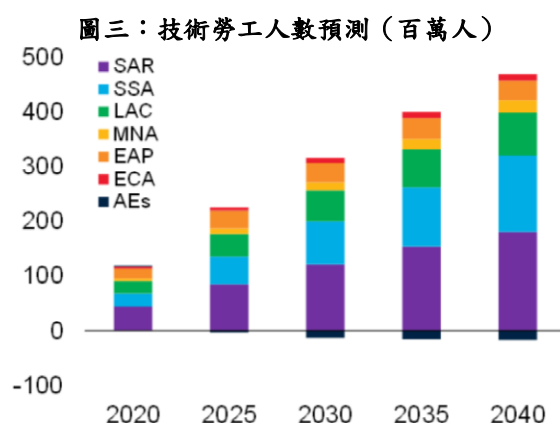


EAP 東亞太平洋，ECA 歐洲中亞，LAC 拉美加勒比，MNA 中東北非，SAR 南亞，SSA 非洲南部，AEs 先進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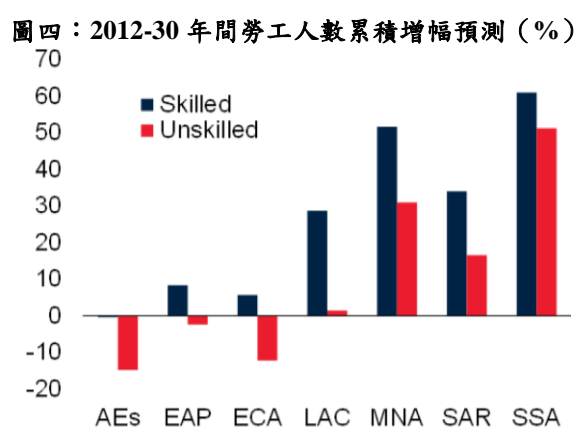
按地區劃分，南美、南非仍為懸殊較大之首兩地，先進和歐洲中亞則最小【圖二】。

然而，懸殊水平處於中游的中東北非和南亞兩地則自海嘯後稍見回升（黃、綠二線）。這可能顯示此二區的收入懸殊除了見諸國內亦見諸跨國層面。至於我們身處的東亞區，跨國收入懸殊在海嘯後稍改善，但這似是反映海嘯後歐美相對窮了多於是我們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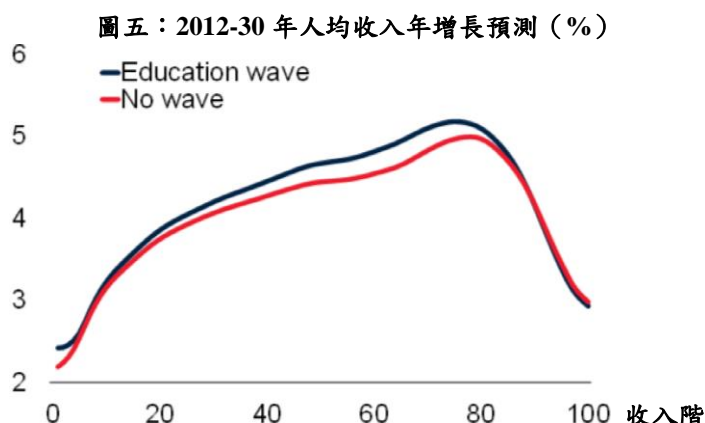
然而將來而言則另講，因為還得看決定收入的因素，其中之一是技術；眾所周知，長遠增長亦建基於此。世銀在預測未來廿多年技術勞工增長上，對南半球卻相當樂觀：人數最多的依次為南亞、非洲南部、南美，先進體反而收縮【圖三】。若技術定收入，這變相是未來廿多年南半球收入將續跟北半球接軌，跨國收入懸殊有望進一步收窄。



以 2010、20 年代的增幅計，雖然南半球皆強，但南非比南亞或南美卻高出一大截【圖四，藍棒】。中東北非增長雖排第二，但人數卻稍輸蝕（圖三）。至於非技術勞工，增長將全線低於有技術的，先進體系更見收縮（紅棒）。我們身處的東亞，無論哪類，增長皆不見得高。過去廿年我們雖可沾沾自喜，但風水輪流轉，未來廿年到南半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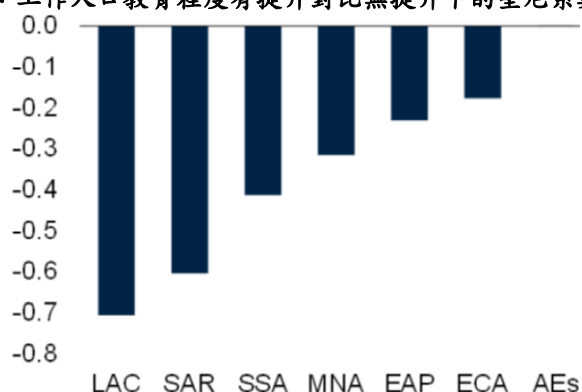


不過，有無技術又看人的質素；南部球不可能只倚賴北半球的人才流入，要持久，本身的教育做得如何便很關鍵了。世銀預測了兩個情景下的收入增長：一是教育改善，另一則沒有改善。觀圖所見，無論有無教育改善，收入都會增長，不過有教育改善的，中、高階收入增長百分比會稍高【圖五，藍線高於紅線】，儘管最高階的則沒有分別。



那麼在實際上，提升教育程度到底對提升收入甚至縮窄貧富懸殊的具體作用幾大？這便要量化估算了。從世銀的分析看來，一些教育水平本身不高之地——即南半球處，提升教育程度對降低堅尼系數確有較大作用，但另些教育本已普及之地包括先進體系、歐洲中亞、東亞太平洋等，作用則相對有限【圖六】。譬如我們身處的大中華區，碩士、博士滿街都是，雖然提升教育一定有用（此說永遠奏效），但邊際遞減效應已甚明顯。

圖六：工作人口教育程度有提升對比無提升下的堅尼系數差距



這份研究的結論縱然主要着眼於跨國懸殊，但結論卻是無奈的。首先，在跨國上，透過提升教育以至技術所帶來的收入改善乃至懸殊縮窄，很大程度只適用於落後追上；對本已晉身於先進體系的幫助不大。還有，雖然研究沒有涉及，但觀乎先進體的狀況，教育程度夠高，但仍無助紓緩國內懸殊惡化之勢——這非一時現象，而是近卅年了！

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先進體系現行的資本主義分配機制確有着結構性的問題。

參考：World Bank (2018), "Education Demographics and Global Inequality," in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Broad-Based Upturn, but for How Long? Special Focus 2*, pp.217 – 229, January.

羅家聰  
環球金融市場部